



七月雨

從維熙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5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集共包括八篇散文，七篇小說。

八篇散文都是描寫新人物和新生活的片段。

七篇小說的內容是這樣：『老萊子賣魚』通過老萊子的損人利己的故事，批判了在農民中的個人主義思想，並從這個故事中顯示互助合作的優越性。『遠離』寫一個具有集體主義思想的農民，爲了幫助別的農業社而離開自己家鄉的故事。『紅林和他爺爺』寫紅林爺孫爲了愛護社的魚產，而放水淹沒自己的田地並積極帶動單幹戶入組的故事。『鷄鴨委員』描寫了一個聰明、勇敢，關心社的利益的小姑娘。『七月雨』批判農民中只爲自己農業社的利益而損害到別人利益的故事。『紅旗』寫一個具有先進思想的互助組長，幫助單幹戶入組的故事。『合槽』是『紅旗』的續篇，描寫中農石老歪在入社時的搖擺不定，和揭發富農的從中破壞。

七 月 雨

著 者	從 維 熙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登報號 (上海康平路155號)
印 刷 者	永 立 印 刷 所 (上海新馬路920弄50支弄22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(783) [I II 127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85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3/4
1955年5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16100冊
定價 四角二分

前記

這裏邊的散文和小說大部分是寫我家鄉的。

當中的人物：有和我一同度過童年的年輕人；有教導我正直生活和勞動的家鄉老人；有聰明淘氣的孩子；還有時刻使我懷念的冒着芳香氣息的土地，和在這土地上永流不息的南河。

文章正和我自己一樣，流露着年輕稚氣。

但是，在黨的關懷教育下，我有決心：提高政治藝術修養，深入生活，寫出更寬闊和更好的作品來。

親愛的讀者，切盼你們的批評指教。

目次

前記

在河渡口·····	一
報礦姑娘·····	六
故鄉散記·····	二
接閩女·····	一六
春雨·····	二
代耕·····	二六
夜過東園·····	三
望月老頭·····	三六
老萊子賣魚·····	五

遠離.....	五七
紅林和他爺爺.....	七一
『鷄鴨委員』.....	八二
七月雨.....	九四
紅旗.....	一〇七
合槽.....	一二四

在河渡口

初冬的午夜，水峪山區運糧的大車，停在青南河的渡口上。

「喬——福——大——爺——」

沒有回音。青南河水喧嘩的聲音，淹沒了一切。

「四喜——」運糧大隊長鐵柱，把手捲成喇叭筒，又使勁地喊着喬福老漢的兒子。

一剎那，對岸渡口上，屋裏的燈亮了，人影在窗戶紙上搖晃一陣子，就聽見喬福老漢的咳嗽聲，接着，擺渡船上的大紅燈籠點着了，河裏響起篙竿打水的聲音。

船靠了渡口。

「啊……喬福大爺，您把這些糧食車給擺過去吧。」鐵柱說着拿手電筒往後邊一照，一道白光，喬福緊睜着昏花的老眼一看，大車隊排出一里多地遠。喬福老漢發顫了：

「這些……糧食……今兒個可太不巧，俺兒子四喜……」他顯然由於冷，打了個寒顫，把話頭頓住了。

「不！喬福大爺……」

「鐵柱子！」喬福老漢打斷了鐵柱的話，說，「咱在這兒搖擺渡已經三四十年的啦！往常你做買賣……夜渡，咱沒說過二話，撐篙就走，這時候……你拉這些糧食……我兒子……」

鐵柱子笑了：「喬福大爺，咱早不做買賣啦，把車馬和土地都入社啦！咱運的是水峪區的愛國糧呀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喬福老漢明白了，他站在船頭上猶疑了一會兒，立刻張大嗓門：「四喜！春香！快點起來，擺愛國糧啦！」

喬福老漢一喊春香，鐵柱插嘴問：

「春香……是誰？」

喬福樂了，扭頭又喊：

「四喜……別磨磨蹭蹭的，……這是運愛國糧啊。」

北岸上有個女孩子嘻嘻地笑了兩聲……

四喜的聲音壓的很低：「快點吧，爹催哩……別把船篙忘嘍！」

一隻大船又擺過來，燈籠下面站住四喜，四喜旁邊，站着個穿花襖的圓臉盤的姑娘，黑夜裏，眼睛像天上的亮星……

鐵柱低聲笑着問喬福老漢：「這是兒……媳婦……吧？」

喬福老漢把胳膊一攔說：「聊閒天，等三九天圍火盆再說吧！」他喘了口氣，喊：「上——船——」

幾隻水鳥讓喊聲驚起，黑茫茫的，沒處奔飛，又落下去了。擺渡船的船篙，嘩啦啦地打起一串水點子。

多少輛車啊！擺過來擺過去，還留着一長串。

喬福老漢渾身濕透了，四喜和春香喘着氣……眼瞅三星歪脖子了，遠村傳來了第二遍鷄叫。

等車把式●拱車上船的時候，春香和四喜咬耳朵，低聲說些什麼，四喜便跳到喬福老漢的船上去：

「爹！您歇會兒吧！東方快發白了！」

「啥？」喬福老漢半怨半笑地說，「別小瞧你老爹哩……看這些糧食運過去，誰不喜歡，咱豁出這條老命去啦！」

喬福老漢笑了，片刻，他忽然收起笑容，問：

「春香呢？」

春香從四喜背後船上閃出來：「爹……您歇會兒去吧！」

喬福老漢摸摸讓水打濕的鬍子，說：「你剛進俺家……頭一宿……回去歇會兒吧！讓俺爺倆撐篙。」

「不……爹！」她一支胳膊，大船掃啦啦地離開了岸。

喬福緊咬着嘴唇，嘩……嘩……嘩……

東天邊由魚肚色轉成暗紅色了，天，大亮了。

糧食車都擺到青南河北岸了。鐵柱一把拉住喬福老漢發顫的手說：「喬福大爺，這是擺渡錢。」

喬福老漢瞪眼了：「給國家出點力，還講價錢？你要是謝我們，先謝俺新兒媳婦吧……人家昨晚上是花燭夜呀！」

春香腼腆地笑了，說：

「年青青的，再來一百車也能擺過去！」

一提是新媳婦，車把式都圍過來了：「真沒見過這樣新媳婦，頭一夜就……」

● 指推車的人。

鐵柱感動得結結巴巴地說：「……一定讓區裏彙報上級，登報表揚你們老少三口子！」春香看着四喜笑了。紫紅的朝霞映在他們身上，像給三人披上了紅紗。爺兒三個望着大車隊走遠了。迎着大車隊，馬路上湧起一陣塵土，幾輛大汽車，開向渡口。

司機離老遠就喊：「喬福大爺——」

喬福摸着汽車問：「滿車裝的啥呀？」

「農具……布匹……要啥有啥，都是工業品呀！」

「上——船——」喬福老漢挑着嗓門喊。

四喜和春香兩人看了看，連汗也沒擦，又拿起了船篙……。

元月二日於青龍橋

報 礦 姑 娘

半夜裏，我被一陣鑽進來的冷風吹醒了，睜開眼，淡淡的月光正照在我的臉上。我翻過來掉過去，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了，索性就睜着眼，瞧着鐮刀似的月牙，聽着吼叫的風聲。我開始想：明天清早，我們將要冒着大風，揹上測量儀，離別這走遍了的山崗……回北京去了……突然，嚇了我一跳，像有人在砸廟門：

『通——通——』

我立刻坐起來，屏着氣細聽着，嘶叫的北風裏夾雜着一個女孩子的喊聲：

『同志！開門哪！』

『啊！』我一楞，心想：山頂上沒半戶人家，有誰三更半夜地到這廟裏來？我剛想回過身來叫秦隊長，老秦早精神抖擻地站起來了。小金、老何……都披着棉襖站起來。老秦披上大衣，就推開閣門往外走，我們緊跟在他後面。老秦粗聲問：『誰呀？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快開門吧！』顯然是由於冷，答話聲都發顫了。

老秦趕忙拉開門栓，「吱啦」一聲門開了，從門外廳進來的沙土，迷了我的眼睛，等我揉了揉眼睛時，看清廟門前站着個高身量的姑娘。她手裏提着一盞小玻璃燈，借着月光，我模糊地看清了她那圓圓的臉。

「啊……」我自言自語地嘟囔出聲來，「這倒……挺像青……蘭。」

旁邊的小金好像聽到了我的話，說：「不會是青蘭，她住在草屯兒，離這兒三十多里呢！……」

簡直是出乎意外，那姑娘叫出了我們的名字：

「秦同志，老王……」

我們都楞住了。她把燈籠提到和臉平齊，我才看到那雙眼睛。「啊！」大夥都湧出廟門叫着：

「青——蘭！」

……

多麼難忘啊！那還是六月天的時候，滿山遍野開着紫色的牛耳朵花。我們在草屯山上勘探礦苗，碰見了放羊的青蘭小姑娘。她左右擺動着兩根小辮子，赤着腳，給我們帶路。

「小姑娘，」我看着她踩着石頭尖腳，說，「爲什麼不穿鞋？把腳扎壞嘍！」

她抿嘴一笑，眨着兩隻大眼睛：『出娘胎，就穿不起鞋……脚都磨出牙來了，專吃石頭……這時候，俺家擺着兩雙……不，三雙新鞋呢，俺嫌燒脚……』

她那樣開朗大方，先問我們姓名，後介紹他們村的合作社，然後介紹自己，介紹她看到的黑石頭。……

不幸的很，找了半天，只找到一塊漢白玉，其他什麼也沒找到。臨走，她噘着嘴：『說真話……這山上有寶貝石頭，今天……』她翻着大眼睛，怕我們不相信。

『謝謝你吧！』老秦粗嗓門說。青蘭扭頭跑了，爬上一棵大榆樹『啐啐』地招呼羊羣，片刻，她又扭回頭來喊我們：

『老秦同志，啥時候還來呀？』

我搶先大聲回答：『今年臘月！』

『那一定到俺村住幾宿……我準給你們找着寶貝石頭……』

……

這面前站的是青蘭嗎？個兒可高多了。半年沒見，辮子也搭到肩膀了。

一陣北風，噎住了大家的問話。

大夥擠擠搗搗地進了廟堂。小金立刻把桅燈點着，燈苗兒吐着紅舌頭，屋裏頓時亮了。

老秦把皮大衣披在青蘭身上。我一眼瞧見，她手上還掛着血，不用問，是由於山路難走，風又緊，在山坡上栽了跟頭。

大夥也看見了她手上的血，都要給她包紮。小金麻利取出繃帶，想給青蘭紮上。

青蘭說：『沒啥……這……』她抿嘴笑着，『給你們把石頭拿來咧！』

『噹——噹——』一聲，青蘭把小布袋往供桌上一放。

多麼引人的聲音啊！大夥在這一刻明白了青蘭的來意，立刻把桌子圍個嚴實。

『啊……』小金忘了給青蘭包紮，喊着，『黑色的石……石頭……』

我慌忙把大桅燈提過來，擱在放大鏡的旁邊。老秦閉着一隻眼，剛看不一會兒，嘴角就咧開了：『這……含有……有鐵呀！』

『真的？』青蘭差點蹦起來。半天，她又噉起小嘴，埋怨地說：『上馬蘭峪這兒勘察來，連個信兒都不捎，要不是上俺村趕集的告訴俺，明天一早，你們就走咧，我騎千里駒也追不上你們哪！』說完，她繃不住又笑了。

廟堂裏亂了，大夥亂問：『在啥地方，撿的石頭，都標上了沒有哇？』

『村長和大夥都商量過啦，出寶貝石頭的地方，都做上記號啦。村長說他來，哼！沒等天大黑，剛掌燈我就跑來了，臨走在他桌子上留個小條兒……』

「啊！真感謝你，青蘭！」——大夥亂說着。

「得咧！你們整天睡荒露野的，這道兒才三十多里地，只要有礦，三百里俺也一口氣跑來……」

「行了！」老秦拍拍巴掌，「看小姑娘青蘭爬山越嶺的，頂着西北風來報礦，咱怕冷嗎？」

「不怕！」——大夥挑着嗓子喊，小金聲音最尖。

「不怕，立刻收拾東西，清早咱要趕到草屯山……」

老秦話音剛落，我們就立刻整理行囊，儀器，不會兒，就集合好，出了廟門。

風吹起滿山頭的乾樹林，「吱啦啦」地響着。我忽然想起青蘭手還沒繫藥布呢，忙拉住小金追上去，但她一扭身就跑了。

天上的星羣都在眨眼張望，大北風「嗚嗚」地爲我們送行。

故鄉散記

傍晚，翠枝兒送過幾條剛出水的鮮鯉魚來。

「大娘啊！讓二柱哥嘗嘗新吧，魚是俺爹剛從南河打來的！」

「不！翠枝兒……」我一急，有些結巴地說。

我娘也幫我說：

「真是，他挺大小伙子了，呆着沒事，還不會自個掄掄網去！」

「看你們娘倆！」她死說活說把幾條魚，放在鍋台上說：「二柱哥呀！你還在毛主席跟

前上學呢，真不開闊！」

她擺着兩根辮子跑了。

「翠枝兒你坐會兒！」我送出去。

「不哩！等會縣供銷合作社還拉咱們的蓆來呢，俺先收拾收拾去！」她出了籬笆門兒，靈巧地一扭身子，沿着籬笆根朝東跑去了。從籬笆上喇叭花枝葉間，看見她的墨染似的頭